



二十一 史論贊輯要卷之二十八

五代史書

宋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給事中知制誥史館修撰判祕閣直學士彭以明輯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

男惟成校

梁本紀

太祖

嗚呼天下之惡梁久矣自後唐以來皆以爲僞也至予論次五代獨不僞梁議者或譏予大失春秋之旨以爲梁負大惡當加誅絕而反進之是獎篡也非春秋之志也予應之曰是春秋之志爾魯桓公弑隱公而自立者宣公弑子赤而自立者鄭厲公逐世子忽

而自立者衛公孫剽逐其君而自立者聖人於春秋皆不絕其爲君此予所以不僞梁者用春秋之法也然則春秋亦獎篡乎曰惟不絕四者之爲君於此見春秋之意也聖人之於春秋用意深故能勸戒切爲言信然後善惡明夫欲著其罪於後世在乎不沒其實其實嘗爲君矣書其爲君其實篡也書其篡各傳其實而使後世信之則四君之罪不可得而掩爾使爲篡者不得掩其惡然後人知惡名不可逃則爲惡者庶乎其息矣是謂用意深而勸戒切爲言信而善惡明也桀紂不待貶其王而萬世所共惡者也春秋於大惡之君不誅絕之者不害其褒善貶惡之旨也惟不沒其實以著其罪而信乎後世與其爲君而不得掩其惡以息人之爲惡能知春秋之此意然後知予不僞梁之旨也

唐本紀

嗚呼世久而失其傳者多矣豈獨史官之謬哉李氏之先蓋出於西突厥本號朱邪至其後世別自號曰沙陀而以朱邪爲姓拔野古爲始祖其自序云沙陀者北庭之磧也當唐太宗時破西突厥諸部分同羅僕骨之人於此磧置沙陀府而以其始祖拔野古爲

都督其傳子孫數世皆爲沙陀都督故其後世因自號沙陀然予考於傳記其說皆非也夷狄無姓氏朱邪部族之號耳拔野古與朱邪同時人非其始祖而唐太宗時未嘗有沙陀府也唐太宗破西突厥分其諸部置十二州以同羅爲龜林都督府僕骨爲金微都督府拔野古爲幽陵都督府未嘗有沙陀府也當是時西突厥有鐵勒薛延陀阿史那之類爲最大其別部有同羅僕骨拔野古等以十數蓋其小者也又有處月處密諸部又其小者也朱邪者處月別部之號耳太宗二十二年已降拔野古其明年阿史那賀

魯叛至高宗永徽二年處月朱邪孤注從賀魯戰於半山爲契苾何力所敗遂沒不見後百五十年當憲宗時有朱邪盡忠及子執宜見於中國而自號沙陀以朱邪爲姓矣蓋沙陀者大磧也在金莎山之陽蒲類海之東自處月以來居此磧號沙陀突厥而夷狄無文字傳記朱邪又微不足錄故其後世自失其傳至盡忠孫始賜姓李氏李氏後大而夷狄之人遂以沙陀爲貴種云

明宗

嗚呼自古治世少而亂世多三代之王有天下者皆

數百年其可道者數君而已况於後世邪况於五代邪予聞長老爲予言明宗雖出夷狄而爲人純質寬仁愛人於五代之君有足稱也嘗夜焚香仰天而祝曰臣本蕃人豈足治天下世亂久矣願天早生聖人自初卽位減罷宮人伶官廢內藏庫四方所上物悉歸之有司廣壽殿火災有司理之請加丹雘喟然嘆曰天以火戒我豈宜增以侈邪歲嘗旱已而雪暴坐庭中詔武德司宮中無得掃雪曰此天所以賜我也數問宰相馮道等民間疾苦聞道等言穀帛賤民無疾疫則欣然曰吾何以堪之當與公等作好事以報

上天吏有犯賊輒寘之死曰此民之蠹也以詔書褒廉吏孫岳等以風示天下其愛人恤物蓋亦有意於治矣其卽位時春秋已高不遜聲色不樂遊畋在位十年於五代之君最爲長世兵革粗息年屢豐登生民實賴以休息然夷狄性果仁而不明屢以非辜誅殺臣下至於從榮父子之間不能慮患爲防而變起倉卒卒陷之以大惡帝亦由此飲恨而終當是時大理少卿康澄上疏言時事其言曰爲國家者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行不足懼天象變見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竭不足懼水旱蟲蝗

不足懼也賢士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狗深可畏廉耻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不問深可畏也識者皆多澄言切中時病若從榮之變任園安重誨等之死可謂上下相狗而毀譽亂真之敝矣然澄之言豈止一時之病凡爲國者可不戒哉

愍帝

嗚呼君臣之際可謂難哉蓋明者慮於未萌而前知暗者告以將及而不懼故先事而言雖忠而不信事至而悔其可及乎重誨區區獨見潞王之禍而謀之

不臧至於殞身赤族其隙自茲及愍帝之亡也宄於徽陵其土一櫬路人見者皆爲之悲使明宗爲有知其有媿於重誨矣哀哉

晉本紀

出帝

嗚呼予書封子重貴爲鄭王又書追封皇伯敬儒爲宋王者豈無意哉禮兄弟之子猶子也重貴書子可矣敬儒出帝父也書曰皇伯者何哉出帝立不以正而絕其所生也蓋出帝於高祖得爲子而不得爲後者高祖自有子也方高祖疾病抱其子重睿寘於馮

道懷中而託之出帝豈得立邪晉之大臣既違禮廢命而立之以謂出帝爲高祖子則得立爲敬儒子則不得立於是深諱其所生而絕之以欺天下爲真高祖子也禮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使高祖無子出帝得爲後而立以正則不待絕其所生以爲欺也故予書曰追封皇伯敬儒爲宋王者以見其立不以正而滅絕天性臣其父而爵之以欺天下也

漢本紀

高祖

嗚呼人君卽位稱元年常事爾古不以爲重也孔子

未修春秋其前固已如此雖暴君昏主妄庸之史其記事先後遠近莫不以歲月一二數之乃理之自然也其謂一爲元亦未嘗有法蓋古人之語爾及後世曲學之士始謂孔子書元年爲春秋大法遂以改元爲重事自漢以後又名年以建元而正僞紛雜稱號遂多不勝其紀也五代亂世也其事無法而不合於理者多矣皆不足道也至其年號乖錯以惑後世則不可以不明初梁太祖以乾化二年遇弒明年末帝已誅友珪黜其鳳曆之號復稱乾化三年尚爲有說至漢高祖建國黜晉出帝開運四年復稱天福十二

年者何哉蓋以其愛憎之私爾方出帝時漢高祖居太原常憤憤下視晉而晉亦陽優禮之幸而未見其隙及契丹滅晉漢未嘗有赴難之意出帝已北遷方陽以兵聲言追之至土門而還及其卽位改元而黜開運之號則其用心可知矣蓋其於出帝無復君臣之義而幸禍以爲利者其素志也可勝歎哉夫所謂有諸中必形於外者其見於是乎

周本紀

世宗

嗚呼五代本紀備矣君臣之際可勝道哉梁之友珪

反唐戕克寧而殺存又從璨則父子骨肉之恩幾何其不絕矣太妃薨而輟朝立劉氏馮氏爲皇后則夫婦之義幾何其不乖而不至於禽獸矣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居喪改元而用樂殺馬延及任圜則禮樂刑政幾何其不壞矣至於竇雷山傳箭而撲馬則中國幾何其不夷狄矣可謂亂世也歟而世宗區區五六年間取秦隴平淮右復三關威武之聲震懾夷夏而方內延儒學文章之士考制度修通禮定正樂議刑統其制作之法皆可施於後世其爲人明達英果議論偉然卽位之明年廢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

是時中國乏錢乃詔悉毀天下銅佛像以鑄錢嘗曰
吾聞佛說以身世爲妄而以利人爲急使其真身尚
在苟利於世猶欲割截况此銅像豈有所惜哉由是
羣臣皆不敢言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慨然嘆
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乃詔頒其圖法
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其規爲
志意豈小哉其伐南唐問宰相李穀以計策後克淮
南出穀疏使學士陶穀爲贊而盛以錦囊嘗置之坐
側其英武之材可謂雄傑及其虛心聽納用人不疑
豈非所謂賢主哉其北取三關兵不血刃而史家猶
譏其輕社稷之重而僥倖一勝於倉卒殊不知其料
疆弱較彼我而乘述律之殆得不可失之機此非明
於決勝者孰能至哉誠非史氏之所及也

列傳

梁家人傳

嗚呼春秋之法是非與奪之際難矣哉或問梁太祖
以臣弑君友珪以子弑父一也與弑卽位踰年改元
春秋之法皆以君書而友珪不得列於本紀何也且
父子之惡均而奪其子是與其父也豈春秋之旨哉
予應之曰梁事著矣其父之惡不待與奪其子而後

彰然未帝之志不可以不伸也春秋之法君弒而賊不討者國之臣子任其責予於友珪之事所以伸討賊者之志也

唐家人傳

嗚呼無父鳥生無君鳥以爲生而世之言曰爲忠孝者不兩全夫豈然哉君父人倫之大本忠孝臣子之大節豈其不相爲用而又相害者乎抑私與義而已耳蓋以其私則兩害以其義則兩得其父以兵攻其君爲其子者從父乎從君乎曰身從其居志從其義可也身居君所則從君居父所則從父其從於君者必辭其君曰子不可以射父願無與兵焉則又號泣而呼其父曰盍舍兵而歸吾君乎君敗則死之父敗則終喪而事君其從於父者必告之曰君不可以射也盍舍兵而歸吾君乎君敗則死之父敗則待罪於君君赦已則終喪而事之古之知孝者莫如舜知義者莫如孔孟其於君臣父子之際詳矣使其不幸而遭焉其亦如是而已矣從璟之於莊宗知所從而得其死矣哀哉

唐家人傳二

嗚呼家人之道不可以不正也夫禮者所以別嫌而

明微也甚矣五代之際君君臣臣父子之道乖而宗廟朝廷人鬼皆失其序斯可謂亂世者歟自古未之有也唐一號而三姓周一號而三姓唐太祖莊宗爲一家明宗愍帝爲一家廢帝爲一家周太祖爲一家世宗爲一家別其家而同其號者何哉唐從其號見其盜而有也周從其號與之也而別其家者昭穆親疎之不可亂也號可同家不可以不別所以別嫌而明微也梁博王友文之不別何哉著禍本也梁太祖之禍自友文始存之所以戒也

晉家人傳

嗚呼古之不幸無子而以其同宗之子爲後者聖人許之著之禮經而不諱也而後世閭鄙俚之人則諱之諱則不勝其欺與僞也故其苟偷竊取嬰孩襁褓諱其父母而自欺以爲我生之子曰不如此則不能得其一志盡愛於我而其心必二也而爲其子者亦自諱其所生而絕其天性之親反視以爲叔伯父以此欺其九族而亂其人鬼親疎之序凡物生而有知未有不愛其父母者使是子也能忍而真絕其天性歟曾禽獸之不若也使其不忍而外陽絕之是大僞也夫閭閻鄙俚之人之慮於事者亦已深矣然而

苟竊欺僞不可以爲法者小人之事也惟聖人則不然以謂人道莫大於繼絕此萬世之通制而天下之公行也何必諱哉所謂子者未有不由父母而生者也故爲人後者必有所生之父有所後之父此理之自然也何必諱哉其簡易明白不苟不竊不欺不僞可以爲通制而公行者聖人之法也又以謂爲人後者所承重故加其服以斬而不絕其所生之親者天性之不可絕也然而思有屈於義故降其服以菴服外物也可以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改故著於經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自三代以來有天下國家者莫

不用之而晉氏不用也出帝之於敬儒絕其父道臣而爵之非特以其義不當立不得已而絕之蓋亦習見閭閻鄙俚之所爲也五伐干戈賊亂之世也禮樂崩壞三綱五常之道絕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掃地而盡於是矣如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天子而爲閭閻鄙俚之事者多矣而晉氏超於夷狄以篡逆而得天下高祖以耶律德光爲父而出帝於德光則以爲祖而稱孫於其所生父則臣而名之是豈可以人理責哉

漢家人傳

嗚呼予旣悲湘陰公贊之事又嘉鞏庭美楊温之所

爲贊於漢非嫡長特以周氏移國畏天下而難之故假贊以伺間爾當是之時天下皆知贊之必不立也然庭美溫區區爲贊守孤城以死其始終之迹何媿於死節之士哉然予考於實錄二人之死狀不明夫二人之事固知其無所成其所重者死爾然史氏不著不知其何以死也當王彥超之攻徐州也周嘗遣人招庭美等予得其詔書四皆言庭美等嘗已送款於周後懼罪而復叛然庭美等款狀亦不見是皆不可知也夫史之闕文可不慎哉其疑以傳疑則信者信矣予固嘉二人之忠而悲其志然不得列於死節

之士者惜哉

周家人傳

嗚呼父子之恩至矣孟子言舜爲天子而瞽瞍殺人則棄天下竊負之而逃以謂天下可無舜不可無至公舜可棄天下不可刑其父此爲世立言之說也然事固有不得如其意者多矣蓋天子有宗廟社稷之重百官之衛朝廷之嚴其不幸有不得竊而逃則如之何而可予讀周史見守禮殺人世宗寢而不問蓋進任天下重矣而子於其父亦至矣故寧受屈法之過以申父子之道其所以合於義者蓋知權也君子

之於事擇其輕重而處之耳失刑輕不孝重也刑者所以禁人爲非孝者所以教人爲善其意一也孰爲重刑一人未必能使天下無殺人而殺其父滅天性而絕人道孰爲重權其所謂輕重者則天下雖不能棄而父亦不可刑也然則爲舜與世宗者宜如何無使瞽瞍守禮至於殺人則可謂孝矣然而有不得如其意則擇其輕重而處之焉世宗之知權明矣夫

梁唐晉漢周臣列傳

嗚呼孟子謂春秋無義戰予亦以謂五代無全臣無者非無一人蓋僅有之耳予得死節之士三人焉其

仕不及於二代者各以其國繫之作梁唐晉漢周臣傳其餘仕非一代不可以國繫之者作雜傳夫入於雜誠君子之所羞而一代之臣未必皆可貴也覽者詳其善惡焉

梁臣龐師古傳

嗚呼兵之勝敗豈易言哉梁兵疆於天下而吳人號爲輕弱然師古再舉擊吳輒再敗以死其後太祖自將出光山攻壽春然亦敗也蓋自高駢死唐以梁兼統淮南遂與孫楊爭矣凡三十年間三舉而三敗以至疆遭至弱而如此此其不可以理得也兵法固有

以寡而敗衆以弱而勝疆者顧吳豈足以知之哉豈非適與其機會邪故曰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可不慎哉

唐臣郭崇韜安重誨傳

嗚呼官失其職久矣予讀梁宣底見敬翔李振爲崇政院使凡承上之旨宣之宰相而奉行之宰相有非其見時而事當上決者與其被旨而有所復請者則具記事而入因崇政使以聞得旨則復宣而出之梁之崇政使乃唐樞密之職蓋出納之任也唐常以宦者爲之至梁戒其禍始更用士人其備顧問參謀議

於中則有之未始專行事於外也至崇韜重誨爲之始復唐樞密之名然權侔於宰相矣後世因之遂分爲二文事任宰相武事任樞密樞密之任旣重而宰相自此失其職也

唐臣元行欽傳

嗚呼死之所以可貴者以其義不苟生爾故曰主在與在主亡與亡者社稷之臣也方明宗之兵變於魏諸將未知去就而行欽獨以反聞又殺其子從璟至於斷髮自誓其誠節有足嘉矣及莊宗之崩不能自決而反逃死以求生終於被執而見殺其言雖不屈

而死非其志也烏足貴哉

唐臣烏震傳

嗚呼忠孝以義則兩得吾既已言之矣若烏震者可謂忠乎甚矣震之不思也夫食人之祿而任人之事事有任專其責而其國之利害由已之爲不爲爲之雖利於國而有害於其親者猶將辭其祿而去之矧其事衆人所皆可爲而任不專已又其爲與不爲國之利害不繫焉者如是而不顧其親雖不以爲利猶曰不孝况因而利之乎夫能事其親以孝然後能事其君以忠若烏震者可謂大不孝矣尚何有於忠哉

唐臣劉延朗傳

嗚呼禍福成敗之理可不戒哉張濛神言驗矣然焉知其不爲禍也予之所記大抵如此覽者可以深思焉廢帝之起所與圖議者此五六人而已考其逆順之理雖有智者爲之謀未必能不敗况如此五六人者哉故并述以附延朗見其始終之際云

唐臣張憲傳

嗚呼予於死節之士得三人而失三人焉筆廷美楊溫之死予既已哀之至於張憲之事尤爲之痛惜也予於舊史考憲事實而未王存霸符彥超與憲傳所

書始末皆不同莫得而考正蓋方其變故倉卒之時傳者失之耳然要其大節亦可以見也憲之志誠可謂忠矣當其不顧其家絕存禮而斬其使涕泣以拒昭遠之說其志甚明至其欲與存霸俱死及存霸被殺反棄太原而出奔然猶不知其心果欲何爲也而舊史書憲坐棄城而賜死予亦以爲不然予之於憲固欲成其美志而要在憲失其官守而其死不明故不得列於死節也

晉臣桑維翰景延廣傳

嗚呼自古禍福成敗之理未有如晉氏之明驗也其始以契丹而興終爲契丹所滅然方其以逆抗順大事未集孤城被圍外無救援而徒將一介之命持片舌之疆能使契丹空國興師應若符契出危解難遂成晉氏當是之時維翰之力爲多及少主新立釁結兵連敗約起爭發自延廣然則晉氏之事維翰成之延廣壞之二人之用心者異而其受禍也同其故何哉蓋夫本末不順而與夷狄共事者常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周臣傳

嗚呼作器者無良才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有

能君王朴之才誠可謂能矣不遇世宗何所施哉世宗之時外事征伐攻取戰勝內修制度議刑法定律曆講求禮樂之遺文所用者五代之士也豈皆愚怯於晉漢而材智於周哉惟知所用爾夫亂國之君常置愚不肖於上而疆其不能以暴其短惡置賢智於下而泯沒其材能使君子小人皆失其所而身蹈危亡治君之用能置賢知於近而置愚不肖於遠使君子小人各適其分而身享安榮治亂相去雖遠甚而其所以致之者不多也反其所置而已嗚呼自古治君少而亂君多况於五代之士之遇不遇者可勝歎哉

死節傳

語曰世亂識忠臣誠哉五代之際不可以爲無人吾得全節之士三人焉作死節傳

梁王彥章裴約劉仁贍傳

嗚呼天下惡梁久矣然士之不幸而生其時者不爲之臣可也其食人之祿者必死人之事如彥章者可謂得其死哉仁贍旣殺其子以自明矣豈有垂死而變節者乎今周世宗實錄載仁贍降書蓋其副使孫羽等所爲也當世宗時王環爲蜀守秦州攻之久不下其後力屈而降世宗頗嗟其忠然止以爲大將軍

視世宗待二人之薄厚而考其制書乃知仁贍非降者也自古忠臣義士之難得也五代之亂三人者或出於軍卒或出於僞國之臣可勝嘆哉可勝嘆哉

死事傳

吾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人而已其初無卓然之節而終以死人之事者得十有五人焉而戰歿者不得與也然吾取王清史彥超者其有旨哉其有旨哉作死事傳

一行傳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克然無復廉耻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恠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哉雖曰干戈興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墮壞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潔身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自古林賢有韞於中而不見於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况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負材能修節義而沉淪於下泯沒而無聞者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

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已處乎山林而羣麋鹿
雖不足以爲中道然與其食人之祿俛首而包羞孰
若無媿於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遨張薦
明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
昂苟利於君以忠獲罪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
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贊五代之亂君
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至於兄弟夫婦人倫之
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於此之時能以孝悌
自修於一鄉而風行於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事迹
不著而無可紀次獨其名氏或因見於書者吾亦不
敢沒而其略可錄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作一行
傳

唐六臣傳

嗚呼唐之亡也賢人君子旣與之共盡其餘在者皆
庸懦不肖傾險猾趨利賣國之徒也不然安能蒙
耻忍辱於梁庭如此哉作唐六臣傳

唐六臣傳二

嗚呼始爲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俑者也真可謂
不仁之人哉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羣臣
稱魏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於世又

讀梁實錄見文蔚等所爲如此未嘗不爲之流涕也夫以國予人而自夸耀及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爲也漢唐之未舉其朝皆小人也而其君子者何在哉當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懦不肖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爲君子者故嘗寡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

可誣者不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爲朋黨耳故其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官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薦引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則人主之耳不聞有善於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爲人主者

卷之二十一
二十
俛俛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羣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爲雖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爲則漢魏唐梁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予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傳曰一言可以喪邦者其是之謂歟

義兒傳

嗚呼世道衰人倫壞而親疎之理反其常干戈起於骨肉異類合爲父子開平顯德五十年間天下五代而實八姓其三出于丐養蓋其大者取天下其次立功名位將相豈非因時之隙以利合而相資者邪唐自號沙陀起代北其所與俱皆一時雄傑虓武之士往往養以爲兒號義兒軍至其有天下多用以成功業及其亡也亦由焉太祖養子多矣其可紀者九人其一是爲明宗其次曰嗣昭嗣本嗣恩存信存孝存進存璋存賢作義兒傳

伶官傳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

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
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背背晉以歸梁此三
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
而藏之于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
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
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
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讐已滅天下已
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
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
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

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得益憂勞可以興國
逸豫可以忘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
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
國滅爲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
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官傳

宦者傳三

嗚呼人情處安樂自非聖哲不能久而無驕怠宦女
之禍非一日必伺人之驕怠而浸人之明宗非佚君
而猶若此者蓋其在位差久也其餘多武人崛起及
其嗣續世數短而年不永故宦者莫暇施爲然其爲

大害者略可見矣獨承業之論偉然可愛而居翰更一字以活千人君子之於人也苟有善焉無所不取吾於斯二人者有所取焉取其善而戒其惡所謂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也故并述其禍敗之所以然者著于篇

溫韜傳

嗚呼厚葬之弊自秦漢以來率多聰明英偉之主雖有高談善說之士極陳其禍福有不能開其惑者矣豈非富貴之欲溺其所自私者篤而未然之禍難述於無形不足以動其心歟然而聞溫韜之事者可以少戒也五代之君徃徃不得其死何暇顧其後哉周太祖能鑒韜之禍其將終也爲書以遺世宗使以瓦棺紙衣而斂將葬開棺示人旣葬刻石以告後世毋作下宮毋置守陵妾其意丁寧切至然實錄不書其葬之薄厚也又使葬其平生所服袞冕通天冠絳紗袍各二其一于京師其一于澶州又葬其劍甲各二其一于河中其一于大名者莫能原其旨也

趙犖傳

嗚呼禍福之理豈可一哉君子小人之禍福異也老子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後世之談禍福者皆

以其言爲至論也夫爲善而受福焉得禍爲惡而受禍焉得福惟君子之惟非禍者未必不爲福小人之求非福者未嘗不及禍此自然之理也始孽自以先見之明深結梁太祖及其子孫皆享其祿利自謂知所託矣安知其族卒與梁俱滅也孽之求福于梁蓋老氏之所謂福也非君子之所求也可不戒哉

王建立傳

嗚呼道德仁義所以爲治而法制綱紀亦所以維持之也自古亂亡之國必先壞其法制而後亂從之亂與壞相乘至蕩然無復綱紀則必極於大亂而後返

此勢之然也五代之際是矣若文珂守恩皆位兼將相漢大臣也而周太祖以一樞密使頭子易置之如更成卒是時太祖與漢未有間隙之端其無君叛上之志宜未萌于心而其所爲如此者何哉蓋其習爲常事故特發于喜怒願指之間而文珂不敢違守恩不得拒太祖旣處之不疑而漢廷君臣亦置而不問其上下安然而不恠者豈非朝廷法制綱紀壞亂相乘其來也遠旣極而至于此歟是以善爲天下慮者不敢忽於微而常杜其漸也可不戒哉

郭延魯傳

嗚呼五代之民其何以堪之哉上輸兵賦之急下困
剝歛之苛自莊宗以來方鎮進獻之事稍作至于晉
而不可勝紀矣其添都助國之物動以千數計至于
來朝奉使買宴贖罪莫不出于進獻而功臣大將不
幸而死則其子孫率以家貲求刺史其物多者得大
州善地蓋自天子皆以賄賂爲事矣則爲其民者其
何以堪之哉於此之時循廉之吏如延魯之徒者誠
難得而可貴也哉

張筠傳

嗚呼五代反者多矣吾於明宗獨難其辭至于魏王

繼岌薨然後終其事也莊宗遇弑繼岌以元子據重
兵死于外而不得立此大事也而前史不書其所以
然夫繼岌之存亡於張籤無所利害籤何爲而拒之
不使之東乎豈其有所使而爲之乎然明宗於符彥
超深以爲德而待籤無所厚此其又可疑也不然好
亂之臣望風而響應乎使籤不斷浮橋而繼岌得以
兵東明宗未必能自立則繼岌之死由籤之拒其所
繫者豈小哉

皇甫遇傳

嗚呼梁亡而敬翔死不得爲死節晉亡而皇甫遇死

不得爲死事吾豈無意哉梁之篡唐用翔之謀爲多
猶子佐其父而弑其祖可乎其不戮于斧鉞爲幸免
矣方晉兵之降虜也士卒初不知及使解甲哭聲震
天則降豈其欲哉使遇奮然攘臂而起殺重威于坐
中雖不幸不克而見害猶爲得其死矣其義烈豈不
凜然哉旣俛首聽命相與亡人之國矣雖死不能贖
也豈足貴哉君子之於人或推以恕或責以備恕故
遷善自新之路廣備則難得難得故可責焉然知其
所可恕與其所可責豈不又難哉

王進傳

嗚呼予述舊史至于王進之事未嘗不廢書而歎曰
甚哉五代之君皆武人崛起其所與俱勇夫悍卒各
裂土地封侯王何異豺狼之牧斯人也雖其附託遭
遇出於一時之幸然猶必皆橫身陣敵非有百夫之
勇則必一日之勞至如進者徒以疾足善走而秉旄
節何其甚歟豈非名器之用隨世而輕重者歟世治
則君子居之而重世亂則小人易得而輕歟抑因緣
僥倖未始不有而尤多於亂世旣其極也遂至於
是歟豈其又有甚於是者歟當此之時爲國長者不過
十餘年短者三四年至一二年天下之人視其上易

君代國如更成長無異蓋其輕如此况其下者乎如
進等者豈足道哉易否泰消長君子小人常相上下
視在上者如進等則其在下可知矣予書進事所以
哀斯人之亂而見當時賢人君子之在下者可勝道
哉可勝道哉

范廷光

附王彥珣

嗚呼甚哉人性之慎于習也故聖人之於仁義深矣
其爲教也勤而不怠緩而不迫欲民漸習而自趨之
至于久而安以成俗也然民之無知習見善則安於
爲善習見惡則安於爲惡五代之亂其來遠矣自唐

之衰干戈饑饉父不得育其子子不得養其親其始
也骨肉不能相保蓋出于不幸因之禮義日以廢恩
愛日以薄其習久而遂以大壞至於父子之間自相
賊害五代之際其禍亂不可勝道也夫人情莫不共
知愛其親莫不共知惡其不孝然彥珣彎弓射其母
高祖從而赦之非徒彥珣不自知爲大惡而高祖亦
安焉不以爲恠也豈非積習之久而至於是歟語曰
性相近習相遠至其極也使人心不若禽獸可不哀
哉若彥珣之惡而恬然不以爲恠則晉出帝之絕其
父宜其舉世不知爲非也

杜重威李守貞張彥澤傳

嗚呼晉之事醜矣而惡亦極也其禍亂覆亡之不暇蓋必然之理爾使重威等雖不叛以降虜亦未必不亡然開虜之隙自一景延廣而卒成晉禍者此三人也視重威彥澤之死而晉人所以甘心者可以知其憤疾怨怒於斯人者非一日也至于爭已戮之尸鬻其肉剔其髓而食之捨裂蹈踐斯須而盡何其甚哉此自古未有也然當是時舉晉之兵皆在北面國之存亡繫此三人勝敗則其任可謂重矣蓋天下惡之如彼晉方任之如此而終以不悟豈非所謂臨亂之

賢其臣者歟

馮道傳

傳曰禮義廉耻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耻則無所不爲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况爲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爲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述見其自述以爲榮其可謂無廉耻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而惟士之被服儒者以學古自名

杜重威李守貞張彥澤傳

嗚呼晉之事醜矣而惡亦極也其禍亂覆亡之不暇蓋必然之理爾使重威等雖不叛以降虜亦未必不亡然開虜之隙自一景延廣而卒成晉禍者此三人也視重威彥澤之死而晉人所以甘心者可以知其憤疾怨怨於斯人者非一日也至于爭已戮之尸鬻其肉剔其髓而食之捨裂蹈踐斯須而盡何其甚哉此自古未有也然當是時舉晉之兵皆在北面國之存亡繫此三人勝敗則其任可謂重矣蓋天下惡之如彼晉方任之如此而終以不悟豈非所謂臨亂之

君各賢其臣者歟

馮道傳

傳曰禮義廉耻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耻則無所不爲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况爲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爲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述見其自述以爲榮其可謂無廉耻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而惟士之被服儒者以學古自名

而享人之祿任人之國者多矣然使忠義之節獨出于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豈非高節之士惡時之亂薄其世而不肯出歟抑君天下者不足顧而莫能致之歟孔子以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虛言也哉予嘗得五代時小說一篇載王凝妻李氏事以一婦人猶能如此則知世固常有其人而不得見也疑家青徐之間爲虢州司戶叅軍以疾卒于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携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携一子而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爲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爲人執邪不可以一手并汚吾身卽引斧自斷其臂路人見者環聚而嗟之或爲之彈指或爲之泣下開封尹聞之白其事于朝官爲賜藥封瘡厚卹李氏而答其主人者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耻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

劉岳傳

嗚呼甚矣人之好爲禮也在上者不以禮示之使人不見其本而傳其習俗之失者尚拳拳而行之五代于戈之亂不暇於禮久矣明宗武君出於夷狄而不

通文字乃能有意使民知禮而岳等皆當時儒者卒無所發明但因其書增損而已然其後世士庶吉凶皆取岳書以爲法而十又轉失其三四也可勝嘆哉

司天職方考

嗚呼五代禮樂文章吾無取焉其後世有必欲知之者不可以遺也作司天職方考

司天考

王者君天下子生民布德行政以順人心是之謂奉天至於三辰五星常動而不息不能無盈縮差忒之變而占之有中有不中不可以爲常者有司之事也

本紀所述人君行事詳矣其興亡治亂可以見至於三辰五星逆順變見有司之所占者故以其官誌之以備司天之所考嗚呼聖人既沒而異端起自秦漢以來學者惑於災異矣天文五行之說不勝其繁也予之所述不得不異乎春秋也考者可以知焉

職方考二

自唐有方鎮而史官不錄于地里之書以謂方鎮兵戎之事非職方所掌故也然因後世因習以軍目地而沒其州名又今置軍者徒以虛名升建爲州府之重地不可以不書也州縣凡唐故而廢于五代若五

代所置而見于今者及縣之割隸今困之者皆宜列以備職方之考其餘嘗置而復廢嘗改割而復舊者皆不足書山川物俗職方之掌也五代短世無所遷變故亦不復錄而錄其方鎮軍名以與前史互見之云

十國世家

嗚呼自唐失其政天下乘時黥髡盜販袞冕戕魏吳暨南唐姦豪竊攘蜀險而富漢險而貧貧能自疆富者先亡閩陋荆蹙楚開變服剝剝弗堪吳越其尤牢牲視人嶺蠻遭劉百年之間並起爭雄山川亦絕風氣不通語曰清風興群陰伏日月出燭火息故真人作而天下同作十國世家

楊行密世家

嗚呼盜亦有道信哉行密之書稱行密爲人寬仁雅信能得士心其將蔡儔叛於廬州悉毀行密墳墓及儔敗而諸將皆請毀其墓以報之行密嘆曰儔以此爲惡吾豈復爲邪嘗使從者張洪負劔而侍洪拔劔擊行密不中洪死復用洪所善陳紹負劔不疑又嘗罵其將劉信信忿奔孫儒行密戒左奉勿追曰信豈負我者邪其醉而去醒必復來明日果來行密起於

盜賊其下皆驍武雄暴而樂爲之用者以此也故二世四主垂五十年及渥已下政在徐温於此之時天下大亂中國之禍篡弒相尋而徐氏父子區區詐力裴回三主不敢輕取之何也豈其恩威亦有在人者歟

前蜀王建世家

夫破人之惑者難與爭於篤信之時待其有所疑焉然後從而攻之可也麟鳳龜龍王者之瑞而出於五代之際又皆萃於蜀此雖好爲祥瑞之說者亦可疑也因其可疑而攻之庶幾惑者有以思焉

吳越世家

嗚呼天人之際爲難言也非徒自古術者好奇而幸中至於英豪草竊亦多自託于妖祥豈其欺惑愚衆有以用之歟蓋其興也非有功德積漸之勤而黥髡盜販偪起于王侯而人亦樂爲之傳歟考錢氏之終始非有德澤施其一方而百年之際虛用其人甚矣其動於氣象者豈非其孽歟是時四海分裂不勝其暴又豈皆然歟是皆無所得而推歟術者之言不中者多而中者少而人特喜道其中者歟

十國世家年譜

嗚呼堯舜盛矣三代之王功有餘而德不足故皆更始以自新由是改正朔矣至於後世遂名年以建元及僭竊交興而稱號紛雜則不可以不別也五代十國稱帝改元者七吳越荆楚常行中國年號然予聞於故老謂吳越亦嘗稱帝改元而求其事迹不可得頗疑吳越後自諱之及旁采閩楚南漢諸國之書與吳越往來者多矣皆無稱帝之事獨得其封落星石爲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則知其嘗改元矣辛卯長興二年乃鏐之末世也然不見其終始所因故不得而備列錢氏訖五代常外尊中國豈其張軌之比乎十國皆非中國有也其稱帝改元與不未足較其得失故並列之作十國世家年譜

四夷附錄二

嗚呼自古夷狄服叛雖不繫中國之盛衰而中國之制夷狄則必因其疆弱予讀周日曆見世宗取瀛漠定三關兵不血刃而史官譏其以王者之師馳千里而襲人輕萬乘之重於萑葦之間以僥倖一勝夫兵法決機因勢有不可失之時世宗南平淮甸北伐契丹乘其勝威擊其昏怠世徒見周師之出何速而不知述律有可取之機也是時述律以謂周之所取皆

漢故地不足顧也然則十四州之故地皆可指麾而取矣不幸世宗遇疾功志不就然瀛漠三關遂得復為中國之人而十四州之俗至今陷于夷狄彼其為志豈不可惜而其功不亦壯哉夫兵之變化屈伸豈區區守常談者所可識也

二十一 史論贊輯要卷之二十八終

二十一 史論贊輯要卷之二十九 宋史

元蘭府儀同三司柱國鑾國軍書省丞相兼國史總管事都摠裁脫等修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 男惟成校

本紀

太祖

贊曰五季亂極宋太祖起介冑之中踐九五之位原其得國視晉漢周亦豈甚相絕哉及其發號施令名藩大將俯首聽命四方列國次第削平此非人力所易致也建隆以來釋藩鎮兵權繩賊吏重法以塞濁亂之源州郡司牧下至今錄幕職躬自引對務農興

學慎罰薄歛與世休息迄於不平治定功成制禮作樂在位十有七年之間而三百餘載之基傳之子孫世有典則遂使三代而降考論聲明文物之治道德仁義之風宋於漢唐蓋無讓焉烏虜創業垂統之君規模若是亦可謂遠也已矣

太宗

贊曰帝沈謀英斷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既卽大位陳洪進錢俶相繼納土未幾取太原伐契丹繼有交州西夏之役干戈不息天災方行俘馘日至而民不知兵水旱螟蝗殆徧天下而民不思亂其故何也帝

以慈儉爲寶服澣濯之衣毀奇巧之器却女樂之獻悟畋遊之非絕遠物抑符瑞閔農事考治功講學以求多聞不罪狂悖以勸諫士哀矜惻怛勤以自勵日晏忘食至於欲自焚以荅天譴欲盡除天下之賦以紓民力卒有五兵不試禾稼荐登之效是以青齊耆耄之叟願率子弟治道請登禪者接踵而至君子曰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帝之謂乎故帝之功德炳煥史牒號稱賢君若夫太祖之崩不踰年而改元涪陵縣公之貶死武功王之自殺宋后之不成喪則後世不能無議焉

真宗

贊曰真宗英悟之主其初踐位相臣李沆慮其聰明必多作爲數奏災異以杜其侈心蓋有所見也及澶淵既盟封禪事作祥瑞沆天書屢降導迎奠安一國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恠也他日脩遼史見契丹故俗而後推求宋史之微言焉宋自太祖幽州之敗惡言兵矣契丹其主稱天其后稱地一歲祭天不知其幾獵而手接飛鴈鴟自投地皆稱爲天賜祭告而誇耀之意者宋之諸臣因知契丹之習又見其君有厭兵之意遂進神道設教之言欲假是以動敵人之聽聞庶幾足以潛消其窺覷之志歟然不思修本以制敵又效尤焉計亦末矣仁宗以天書殉葬山陵嗚呼賢哉

仁宗

贊曰仁宗恭儉仁恕出於天性一遇水旱或密禱禁廷或跣立殿下有司請以玉清舊地爲御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圃猶以爲廣何以是爲燕私常服澣濯雖齋衾稠多用繒絁宮中夜饑思膳燒羊戒勿宣索恐膳夫自此戕賊物命以備不時之須大辟疑者皆令上讞歲常活千餘吏部選人一坐失入死罪皆終身

不遷每諭輔臣曰朕未嘗詈人以死况敢濫用辟乎
至於夏人犯邊禦之出境契丹渝盟增以歲幣在位
四十二年之間吏治若媮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
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嬖倖而不
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
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
百餘年之基子孫一矯其所爲馴致於亂傳曰爲人
君止於仁帝誠無愧焉

英宗

贊曰昔人有言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信哉英宗以明
哲之資膺繼統之命執心固讓若將終身而卒踐帝
位豈非天命乎及其臨政臣下有奏必問朝廷故事
與古治所宜每有裁決皆出羣臣意表雖以疾疢不
克大有所爲然使百世之下欽仰高風詠歎至德何
其盛也彼隋晉王廣唐魏王泰窺覷神器矯揉奪嫡
遂啓禍原誠何心哉

神宗

贊曰帝天性孝友其入事兩宮必侍立終日雖寒暑
不變嘗與岐嘉二王讀書東宮侍講王陶講論經史
輒相率拜之由是中外翕然稱賢其卽位也小心謙

抑敬畏輔相求直言察民隱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
不治宮室不事遊幸厲精圖治將大有爲未幾王安
石入相卒致祖宗之良法美意變壞幾盡自是邪佞
日進人心日離禍亂日起惜哉

哲宗

贊曰哲宗以冲幼踐阼宣仁同政初年召用馬呂諸
賢罷青苗復常平登賢良闢言路天下人心翕然向
治而元祐之政庶幾仁宗奈何熙豐舊姦柝去未盡
已而媒孽復用卒假紹述之言務反前政報復善良
馴致黨籍禍興君子盡斥而宋政益敝矣吁可惜哉

徽宗

贊曰宋中葉之禍章蔡首惡趙良嗣厲階然哲宗之
崩徽宗未立惇謂其輕佻不可以君天下遼天祚之
亡張覺舉平州來歸良嗣以爲納之失信於金必啓
外侮使二人之計行宋不立徽宗不納張覺金雖強
何釁以代宋哉以是知事變之來雖小人亦能知之
而君子有所不能制也跡徽宗失國之由非若晉惠
之愚孫皓之暴亦非有曹馬之篡奪特恃其私智小
慧用心一偏疎斥正士狎近姦諛於是蔡京以猥薄
巧佞之資濟其驕奢淫佚之志溺信虛無崇飾遊觀

困竭民力君臣逸豫相爲誕謾怠棄國政日行無稽
及童貫用事又佳兵勤遠稔禍速亂他日國破身辱
遂與石晉重貴同科豈得諉諸數哉昔西周新造之
邦召公猶告武王以不作無益害有益不貴異物賤
用物况宣政之爲宋承熙豐紹聖極喪之餘而徽宗
又躬蹈二事之弊乎自古人君玩物而喪志縱欲而
敗度鮮不亡者徽宗甚焉故特著以爲戒

欽宗

贊曰帝在東宮不見失德及其踐阼聲技音樂一無
所好靖康初政能正王黼朱勔等罪而竄殛之故金
人聞帝內禪將有卷甲北施之意矣惜其亂勢已成
不可救藥君臣相視又不能同力協謀以濟斯難惴
惴然講和之不暇卒致父子淪胥社稷蕪蕪帝至於
是蓋亦異懦而不知義者歟享國日淺而受禍至深
考其所自真可悼也夫真可悼也夫

高宗

贊曰高宗恭儉仁厚以之繼體守文則有餘以之撥
亂反正則非其才也况時危勢逼兵弱財匱而事之
難處又有甚於數君者乎君子於此蓋亦有憫高宗
之心而重傷其所遭之不幸也然當其初立因四方

勤王之師內相李綱外任宗澤天下之事宜無不可爲者顧乃播遷窮僻重以苗劉羣盜之亂權宜立國确虐難哉其始惑於江黃其終制於姦檜恬墮猥懦坐失事機甚而趙鼎張浚檜竄斥岳飛父子克死於大功垂成之秋一時有志之士爲之扼擊切齒帝方偷安忍耻匿怨忘親卒不免於來世之誚悲夫

孝宗

贊曰高宗以公天下之心擇太祖之後而立之乃得孝宗之賢聰明英毅卓然爲南渡諸帝之稱首可爲難矣哉卽位之初銳志恢復符離邂逅失利重違高

宗之命不輕出師又值金世宗之立金國平治無釁可乘然易表稱書改臣稱姪減去歲幣以定鄰好金人易宋之心至是亦寢異於前日矣故世宗每戒羣臣積錢穀謹邊備必曰吾恐宋人之和終不可恃蓋亦忌帝之將有爲也天厭南北之兵欲休民生故帝用兵之意弗遂而終焉然自古人君起自外藩入繼大統而能盡宮庭之孝未有若帝其間父子怡愉同享高壽亦無有及之者終喪三年又能却羣臣之請而力行之宋之廟號若仁宗之爲仁孝宗之爲孝其無愧焉其無愧焉

光宗

贊曰光宗幼有令聞嚮用儒雅逮其卽位總權綱屏嬖幸薄賦緩刑見於紹熙初政宜若可取及夫宮闈妬悍內不能制驚憂致疾自是政治日昏孝養日怠而乾淳之業衰焉

寧宗

贊曰宋世內禪者四寧宗之禪獨當事勢之難能不失禮節焉斯可謂善處矣初年以舊學輔導之功召用宿儒引拔善類一時守文繼體之政燁然可觀中更伉胃用事內蓄群姦至指正人人止學爲僞外

挑強鄰流毒淮甸頻歲兵敗乃函伉胃之首行成于金國體虧矣旣而彌遠擅權幸爲耄荒竊弄威福至於皇儲國統乘機伺間亦得遂其廢立之私他可知也雖然宋都至于仁宗四傳而享國百年邵雍稱爲前代所無南渡至寧宗亦四傳而享國九十有八年是亦豈偶然哉惜乎神器授受之際寧理之視仁英其跡雖同其情相去遠矣

理宗

贊曰理宗享國久長與仁宗同然仁宗之世賢相相繼理宗四十年之間若李勉崔與之吳潛之賢皆弗

究于用而史彌遠丁大全賈似道竊弄威福與相始
終治效之不及慶曆嘉祐宜也蔡州之役幸依大朝
以定夾攻之策及函守緒遺骨俘宰臣天綱歸獻廟
社亦可以刷會稽之耻復齊襄之讐矣顧乃貪地棄
盟入洛之師事釁隨起兵連禍結境土日蹙郝經來
使似道諱言其納幣請和蒙蔽抑塞拘留不報自速
滅亡吁可惜哉由其中年嗜慾既多怠於政事權移
奸臣經筵性命之講徒資虛談固無益也雖然宋嘉
定以來正邪貿亂國是靡定自帝繼統首黜王安石
孔廟從祀升濂洛九儒表章朱熹四書不變士習視
前朝奸黨之碑偽學之禁豈不大有徑庭也哉身當
季運弗獲大效後當有以理學復古帝王之治者考
論匡直輔翼之功實自帝始焉廟號曰理其殆庶乎

度宗

贊曰宋至理宗疆宇日蹙賈似道執國命度宗繼統
雖無大失德而拱手權奸衰敝寢甚考其當時事勢
非有雄才睿略之主豈能振起其墜緒哉曆數有歸
宋祚尋訖亡國不于其身幸矣

瀛國公

贊曰宋之亡徵已非一日曆數有歸真主御世而宋

之遺臣區區奉二王為海上之謀可謂不知天命也
已然人臣忠於所事而至於斯其亦可悲也夫

李璣與劉子元
前時以黨之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三十

宋史

元蘭府儀同司上柱國錄國事書前書丞相監國史類經事都摠裁院院等修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
男惟成校
志

天文志

宋之初興近臣如楚昭輔文臣如竇儀號知天文太
宗之世召天下伎術有能明天文者試隸司天臺匿
不以聞者罪論死既而張思訓韓顯符輩以推步進
其後學士大夫如沈括之議蘇頌之作亦皆底於幻
眇靖康之變測驗之器盡歸金人高宗南渡至紹興

十三年始因秘書丞嚴抑之請命太史局重創渾儀自是厥後窺測占候蓋不廢焉爾寧宗慶元四年九月太史言月食於書草澤上書言食于夜及驗視如草澤言乃更造統天曆命秘書正字馮履參定以是推之民間天文之學蓋有精於太史者則太宗召試之法亦豈徒哉今東都舊史所書天文禎祥日月薄蝕五緯凌犯彗孛飛流暈珥虹霓精祲雲氣等事其言時日災祥之應分野休咎之別視南渡後史有詳略焉蓋東都之日海內爲一人君遇變脩德無或他諉南渡土宇分裂太史所上必謹星野之書且君臣恐懼脩省之餘故於天文休咎之應有不容不縷述而申言之者是亦時勢使然未可以言星翁日官之術有精猶敬怠之不同也今合累朝史臣所錄爲一志而取歐陽脩新唐書五代史記爲法凡徵驗之說有涉於傳會咸削而不書歸於傳信而已矣

五行志

自宋儒周惇頤太極圖說行世儒者之言五行原於理而究於誠其於洪範五行五事之學雖非所取然班固范曄志五行以推本之及歐陽脩唐志亦采其說且於庶徵惟述災眚而休祥闕焉亦豈無所見歟

舊史自太祖而嘉禾瑞麥其露醴泉芝草之屬不絕於書意者諸福畢至在治世爲宜祥符宣和之代人君方務以符瑞文飾一時而丁謂蔡京之姦相與傳會而爲欺其應果安在哉高宗渡南心知其非故宋史自建炎而後郡縣絕無以符瑞聞者而水旱札瘥一切咎徵前史所罕見皆屢書而無隱於是六主百五十年競競自保足以圖存易震之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人君致福之道有大於恐懼脩省者乎

地理志

據元豐所定併京畿爲二十四路首之以京師重帝都也終之以燕雲以其旣得而旋失故附見于後而凡四京之城闕宮室及南渡行在之所其可考者冠乎篇首爲地理志云

河渠志

黃河自昔爲中國患河渠書述之詳矣探厥本源則博望之說猶爲未也大元至元二十七年我世祖皇帝命學士蒲蔡篤實西窮河源始得其詳今西蕃朶苾思南鄙曰星宿海者其源也四山之間有泉近百泓匯而爲海登高望之若星宿布列故名流出復瀦曰哈刺海東出曰赤賓河合忽闌也里木二河東北

流爲九渡河其水猶清騎可涉也貫山中行出西戎
之都會曰闊卽曰闊提者合納憐河所謂細黃河也
水流已濁繞昆侖之南折而東注合乞里馬出河復
繞昆侖之北自貴德西寧之境至積石經河州過臨
洮合洮河東北流至蘭州始入中國北繞朔方北地
上郡而東經三受降城豐東勝州折而南出龍門過
河中抵潼關東出三門集津爲孟津過虎牢而後奔
放平壤吞納小水以百數勢益雄放無崇山巨礮以
防閑之旁激奔潰不遵禹蹟故虎牢迤東距海口三
二千里恒被其害宋爲特甚始自滑臺大伾嘗兩經
汎溢復禹蹟矣一時姦臣建議必欲回之俾復故流
竭天下之力以塞之屢塞屢決至南渡而後貽其禍
於金源氏由不能順其就下之性以導之故也若江
若淮若洛汴衡漳暨江淮以南諸水皆有舟楫漑灌
之利者歷敘其事而分紀之爲河渠志

禮志

五代之衰亂甚矣其禮文儀注往往多草創不能備
一代之典宋太祖興兵間受周禪收攬權綱一以法
度振起故弊卽位之明年因太常博士聶崇義上重
集三禮圖詔太子詹事尹拙集儒學之士詳定之開

寶中四方漸平民稍休息乃命御史中丞劉溫叟中書舍人李昉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盧多遜左司員外郎知制誥扈蒙太子詹事楊昭儉左補闕賈黃中司勳員外郎和峴太子中舍陳鄂撰開寶通禮二百卷本唐開元禮而損益之既又定通禮義纂一百卷太宗尚儒雅勤於治政脩明典章大抵曠廢舉矣真宗承重熙之後契丹既通好天下無事於是封泰山祀汾陰天書聖祖崇奉迭興專置詳定所命執政翰林禮官參領之尋改爲禮儀院仍歲增脩織微委曲緣情稱宜蓋一時彌文之制也自通禮之後其制度儀

注傳於有司者殆數百篇先是天禧中陳寬編次禮院所承新舊詔敕不就天聖初王皞始類成書盡乾興爲禮閣新編大率吏文無著述體兩本末完具有司便之景祐四年賈昌朝撰太常新禮及祀儀止於慶曆三年皇祐中文彥博又撰大享明堂記二十卷至嘉祐中歐陽脩纂集散失命官設局主通禮而記其變及新禮以類相從爲一百卷賜名太常因革禮異於舊者蓋十三四焉熙寧十年禮院取慶曆以後奉祀制度別定祀儀其一留中其二付有司知諫院黃履言郊祀禮樂未合古制請命有司考正群祀詔

履真禮官講求以聞元豐元年始命太常寺置局以
樞密直學士陳襄等爲詳定官太常博士楊完等爲
檢討官襄等言國朝大率皆循唐故至於壇壝神位
法駕輿輦仗衛儀物亦兼用歷代之制其間情文訛
舛多戾於古蓋有規摹苟略因仍旣久而重於改作
者有出於一時之儀而不足以爲法者請先條奏候
訓敕以爲禮式未幾又命龍圖直學士宋敏求同御
史臺閣門禮院詳定朝會儀注總四十六卷曰閣門
儀曰朝會禮文曰儀注曰徽號寶冊儀祭祀總百九
十一卷曰祀儀曰南郊式曰大禮式曰郊廟奉祀禮
文曰明堂祫享令式曰天興殿儀曰四孟朝獻儀曰
景靈宮供奉敕令格式曰儀禮雜令格式祈禳總四
十卷曰祀賽式曰齋醮式曰金籙儀蕃國總七十一
卷曰大遼令式曰高麗人貢儀曰女真排辨儀曰諸
蕃進貢令式喪葬總百六十三卷曰葬式曰宗室外
臣葬敕令格式曰孝贈式其損益之制視前多矣紹
聖而後累詔續編起治平訖政和凡五十一年爲書
三百卷今皆不傳而大觀初置議禮局於尚書省命
詳議檢討官具禮制本末議定請旨三年書成爲吉
禮二百三十一卷祭服制度十六卷頒焉議禮局請

分秩五禮詔依開寶通禮之序政和元年續脩成四百七十七卷且命倣是脩定儀注三年五禮新儀成凡二百二十卷增置禮直官許士庶就問新儀而詔開封尹王革編類通行者刊本給天下使悉知禮意其不奉行者論罪宣和初有言其煩擾者遂罷之初議禮局之置也詔求天下古器更制尊爵鼎彝之屬其後又置禮制局於編類御筆所於是郊廟禋祀之器多更其舊既有詔討論冠服遂廢鞞用履其他無所改議而禮制局亦罷大抵累朝典禮講議最詳祀禮脩於元豐而成於元祐至崇寧復有所增損其存

於有司者惟元豐郊廟禮文及政和五禮新儀而已乃若園丘之罷合祭天地明堂專以英宗配帝悉罷從祀羣臣大蜡分四郊壽星改祀老人禧祖巴祧而復遂爲始祖卽景靈宮建諸神御殿以四孟薦享虛禘祭去牙饗食卻尊號罷入閣儀并常朝及正衙橫行此熙寧元豐變禮之最大者也元祐冊后政和冠皇子元符創景靈西宮崇寧親視方澤作明堂立九廟鑄九鼎視熒惑大觀受八寶大祀皆前期十日而戒凡此蓋治平以前所未嘗行者欽宗卽位嘗詔春秋釋奠改從元豐儀罷新儀不用而未暇也靖康之

厄蕩析無餘南渡中興銳意脩復高宗嘗謂輔臣曰
晉武平吳之後上下不知有禮旋致禍亂周禮不秉
其何能國孝宗繼志典章文物有可稱述治平日久
經學大明諸儒如王曾董弁等多以禮名家當時嘗
續編太常因革禮矣淳熙復有編輯之旨其後朱熹
講明詳備嘗欲取儀禮周官二戴記爲本編次朝廷
公卿大夫士民之禮盡取漢晉而下及唐諸儒之說
考訂辨正以爲當代之典未及成書而沒理宗四十
年間屢有意乎禮文之事雖曰崇尚理學所謂禮云
禮云玉帛云乎哉蓋可三歎咸淳以降無足言者今
因前史之舊芟其繁亂彙爲五禮以備一代之制使
後之觀者有足徵焉

樂志

有宋之樂自建隆訖崇寧凡六改作始太祖以雅樂
聲高不合中和乃詔和峴以王朴律準較洛陽銅望
臬石尺爲新度以定律呂故建隆以來有和峴樂仁
宗留意音律判太常燕肅言器久不諧復以朴準考
正時李照以知音聞謂朴準高五律與古制殊請依
神瞽法鑄編鍾旣成遂請改定雅樂乃下三律鍊白
石爲磬範中金爲鐘圖三辰五靈爲器之飾故景祐

中有李照樂未幾諫官御史交論其非竟復舊制其後照侍從禮官參定聲律阮逸胡瑗實預其事更造鐘磬止下一律樂名大安乃試考擊鐘聲弁鬱震掉不和滋甚遂獨用之常祀朝會焉故皇祐中有阮逸樂神宗御歷嗣守成憲未遑制作間從言者緒正一二知禮院陽傑條上舊樂之失召范鎮劉几與傑參議几傑請遵祖訓一切下王朴樂二律用仁宗時所制編鍾追考成周分樂之序辨正二舞容節而鎮欲求一稔二米真黍以律生尺改脩鐘量廢四清聲詔悉從几傑議樂成奏之郊廟故元豐中有楊傑劉几

樂范鎮言其聲雜鄭衛請太府銅制律造樂哲宗即位以樂來上按試於庭比李照樂下一律故元祐中有范鎮樂楊傑復議其失謂出於鎮之家一學卒置不用徽宗銳意制作以文太平於是蔡京主魏漢津之說破先儒累黍之非用夏禹以身爲度之文以帝指爲律度鑄帝鼎景鐘樂成賜名大晟謂之雅樂頒之天下播之教坊故崇寧以來有魏漢津樂夫韶濩之音下逮戰國歷千數百年猶能使人感嘆作興當是時桑間濮上之音已作而古帝王之樂猶存豈不以其制作有一定之器而授受繼承亦代有其人歟

由是論之鄭衛風雅不異器也知此道也則雖百世
不易可也禮樂道喪久矣故宋之樂屢變而卒無一
定不易之論考諸家之說累黍既各執異論而身爲
度之說尤爲荒唐方古制作欲垂萬世難哉觀其高
二律下一律之說雖賢者有所未知直曰樂聲高下
於歌聲則童子可知矣八音克諧之說智者有所未
諭直以歌聲齊簫聲以簫聲定十六聲而齊八器則
愚者可論矣審乎此道以之制作器定聲應自不奪
倫移宮換羽特餘事耳去滌蕪靡曼而歸之和平澹
泊大雅之音不是過也南渡之後大抵皆用先朝之
舊未嘗有所改作其後諸儒朱熹蔡元定輩出乃相
與講明古今制作之本原以究其歸極著爲成書理
明義析具有條制粲然使人知禮樂之不難行也惜
乎宋祚告終天下未一徒亦空言而已今集累朝制
作損益因革議論是非悉著于編裨來者有考焉爲
樂志

儀衛志

綦天下之貴一人而已是故環拱而居備物而動文
謂之儀武謂之衛一以明制度示等威一以慎出入
遠危疑也書載弁戈冕劉虎賁車輅周官旅賁王出

入執盾以夾王車朝儀之制固已粲然降及秦漢始有周廬陛戟鹵簿金根大駕法駕千乘萬騎之盛歷代因之雖或損益然不過爲尊大而已宋初因唐五代之舊講究脩葺尤爲詳備其殿庭之儀則有黃麾大仗黃麾半仗黃麾角仗黃麾細仗凡正旦冬至及五月一日大朝會大慶冊受賀受朝則設大仗月朔視朝則設半仗外國使來則設角仗發冊授寶則設細仗其鹵簿之等有四一曰大駕郊祀大饗用之二曰法駕方澤明堂宗廟籍田用之三曰小駕朝陵封祀奏謝用之四曰黃麾仗親征省方還京用之南渡之後務爲簡省此其大較也若夫臨時增損用置不同則有國史會要禮書具在今取所載撮其凡爲儀衛志

輿服志

宋初袞冕綴飾不用珠玉蓋存簡儉之風及爲鹵簿又熾以旗幟華以繡衣褻以毬杖豈非循襲唐五季之習猶未能盡去其陋邪詒之子孫殆有甚焉者矣迄于徽宗奉身之欲奢蕩靡極雖欲不亡得乎靖康之末累朝法物淪沒於金中興掇拾散逸泰酌時宜務從省約凡服用錦繡皆易以纈以羅旗仗用金銀

飾者皆易以繪以綵建炎初有事郊報仗內拂扇當
用珠飾高宗曰事天貴質若尚華麗非禋祀本意也
是以子孫世守其訓雖江介一隅而華質通時尚足
爲一代之法其儒臣名物度數之學見諸論議又有
可觀者焉今取舊史所載著于篇作輿服志

選舉志

自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始
于舜典司徒以鄉三物興賢能太宰以三歲計吏治
詳於周官兩漢而下選舉之制不同歸于得賢而已
考其大要不過入仕則有貢舉之科服官則有銓選

之格任事則有考課之法然歷代之議貢舉者每曰
取士以文藝不若以德行就文藝而參酌之賦論之
浮華不若經義之實學議詮選者每曰以年勞取人
可以絕超躡而不無賢愚同滯之歎以薦舉取人可
以拔俊傑而不無巧佞捷進之弊議考課者每曰拘
吏文則上下督察浸成澆風通譽望則權貴請托徒
開利路於是議論紛紜莫之一也宋初承唐制貢舉
雖廣而莫重于進士制科其次則三學選補銓法雖
多而莫重于舉削改官磨勘轉秩考課雖密而莫重
于官給曆紙驗考批書其他教官武舉童子等試以

及遺逸奏薦貴戚公卿任子親屬與遠州流外諸選
委曲瑣細咸有品式其間變更不常沿革迭見而三
百餘年元臣碩輔鴻博之儒清彊之吏皆自此出得
人爲最盛焉今輯舊史所錄昉爲六門一曰科目二
曰學校試三曰銓法四曰補廕五曰保任六曰考課
煩簡適中彙括歸類作選舉志

食貨志

宋舊史志食貨之法或驟試而輒已或亟言而未行
仍之則徒重篇帙約之則不見其始末姑去其泰甚
而存其可爲鑒者焉篇次離爲上下其一曰農田二

曰方田三曰賦稅四曰布帛五曰和糴六曰漕運七
曰屯田八曰常平義倉九曰課役十曰振恤或出或
分動關民生國以民爲本故列之於上篇焉其一曰
會計二曰銅鐵錢三曰會子四曰鹽五曰茶六曰酒
七曰坑冶八曰礬九曰商稅十曰市易十一曰均輸
十二曰互市舶法或損或益有係國體國不以利爲
利故列之下篇焉各疏其事二十有二目通爲十有
四卷云云

兵志

嗟乎三代遠矣秦漢而下得寓兵於農之遺意者惟

唐府衛爲近之府衛變而召募因循姑息至於藩鎮盛而唐以亡更歷五代亂亡相踵未有不由於兵者太祖起戎行有天下收四方勁兵列營京畿以備宿衛分番屯戍以捍邊圉于時將帥之臣入奉朝請獷暴之民收隸尺籍雖有桀驁恣肆而無所施於其間凡其制爲什長之法階級之辨使之內外相維上下相制截然而不可犯者是雖以矯累朝藩鎮之弊而其所懲者深矣咸平以後承平旣久武備漸寬仁宗之世西兵招刺太多將驕士惰徒耗國用憂世之士屢以爲言竟莫之改神宗奮然更制於是聯比其民

以爲保甲部分諸路以隸將兵雖不能盡拯其弊而亦足以作一時之氣時其所任者王安石也元祐紹聖遵守成憲迨崇寧大觀間增額日廣而乏精銳故無益於靖康之變時其所任者童貫也建炎南渡收潰卒招群盜以開元帥府其初兵不滿萬用張韓劉岳爲將而軍聲以振及秦檜主和議士氣遂沮孝宗有志興復而未能光寧以後募兵雖衆土宇日蹙况上無馭將之術而將有中制之嫌然沿邊諸壘尚能戮力効忠相與維持至百五十年而後亡雖其祖宗深仁厚澤有以固結人心而制兵之有道綜理之周

密於此亦可見矣

刑法

宋興承五季之亂太祖太宗頗用重典以繩姦慝歲時躬自折獄慮囚務底明慎而以忠厚爲本海內悉平文教寢盛士初試官皆習律令其君一以寬仁爲治故立法之制嚴而用法之情恕獄有小疑覆奏輒得減宥觀夫重熙累洽之際天下之民咸樂其生重於犯法而致治之盛幾乎三代之懿元豐以來刑書益繁已而儉邪僉進刑政紊矣國旣南遷威柄下逮州郡之吏亦頗專行而刑之寬猛繫乎其人然累世猶知以愛民爲心雖其失慈弱而祖宗之遺意蓋未泯焉今據其實作刑法志

藝文志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有關於世運尚矣然書契以來文字多而世代日降秦火而後文字多而世教日興其故何哉蓋世道升降人心習俗之致然非徒文字之所爲也然去古旣遠苟無斯文以範防之則愈趨而愈下矣故由秦而降每以斯文之盛衰占斯世之治忽焉宋有天下先後三百餘年考其治化之汚降風氣之離合雖不

足以擬倫三代然其時君汲汲於道藝輔治之臣莫不以經術爲先務學士縉紳先生談道德性命之學不絕于口豈不彬彬乎進於周之文哉宋之不競或以爲文勝之弊遂歸咎焉此以功利爲言未必知道者之論也歷代之書籍莫厄於秦莫富於隋唐隋嘉則殿書三十七萬卷而唐之藏書開元最盛爲卷八萬有奇其間唐人所自爲書幾三萬卷則舊書之傳者至是蓋亦鮮矣陵遲逮于五季干戈相尋海寓鼎沸斯民不復見詩書禮樂之化周顯德中始有經籍刻板學者無筆札之勞獲觀古人全書然亂離以來

編帙散佚幸而存者百無二三宋初有書萬餘卷其後削平諸國收其圖籍及下詔遣使購求散亡三館之書稍復增益太宗始於左昇龍門北建崇文院而徙三館之書以實之又分三館書萬餘卷別爲書庫目曰秘閣閣成親臨幸觀書賜從臣及直館宴又命近習侍衛之臣縱觀群書真宗時命三館寫四部書二本置禁中之龍圖閣及後苑之太清樓而玉宸殿四門殿亦各有書萬餘卷又以秘閣地隘分內藏西庫以廣之其右文之意亦云至矣已而王宮火延及崇文秘閣書多煨燼其僅存者遷于右掖門外謂之

崇文外院命重寫書籍選官詳覆校勘常以參知政事一人領之書成歸于太清樓仁宗既新作崇文院命翰林學士張觀等編四庫書做開元四部錄爲崇文總目書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神宗改官制遂廢館職以崇文院爲祕書省祕閣經籍圖書以祕書郎主之編緝校定正其脫誤則主于校書郎徽宗時更崇文總目之號爲祕書總目詔購求士民藏書其有所祕未見之書足備觀采者仍命以官且以三館書多逸遺命建局以補全校正爲名設官總理募工繕寫一置宣和殿一置太清樓一置祕閣自熙寧以來

搜訪補輯至是爲盛矣嘗歷考之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三千三百二十七部三萬九千一百四十二卷次仁英兩朝一千四百七十二部八千四百四十六卷次神哲徽欽四朝一千九百六部二萬六千二百八十九卷三朝所錄則兩朝不復登載而錄其所未有者四朝於兩朝亦然撮其當時之目爲部六千七百有五爲卷七萬三千八百七十有七焉迨夫靖康之難而宣和館閣之儲蕩然靡遺高宗移蹕臨安乃建祕書省於國史院之右搜訪遺闕屢優獻書之賞於是四方之藏稍稍復出而館閣編輯日益以富矣

當時類次書目得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至寧宗時續書目又得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三卷視崇文總目又有加焉自是而後迄於終祚國步艱難軍旅之事日不暇給而君臣上下未嘗頃刻不以文學爲務大而朝廷微而草野其所製作講說紀述賦詠動成卷帙叅而數之有非前代之所及也雖其間鈇裂大道流贅聖謨幽怪恍惚瑣碎支離有所不免然而瑕瑜相形雅鄭各趣譬之萬派歸海四瀆可分繁星麗天五緯可識求約於博則有要存焉宋舊史自太祖至寧宗爲書凡四志藝文者前後部帙有亡增損互有異同今刪其重複合爲一志蓋以寧宗以後史之所未錄者倣前史分經史子集四類而條例之大凡爲書九千八百十九部十一萬九千九百七十二卷云

表

宰輔表

宋自太祖至欽宗舊史雖以三朝兩朝四朝各自爲編而年表未有成書神宗時常命陳繹檢閱二府除罷官職事因爲拜罷錄元豐間司馬光嘗敘宋興以來百官公卿沿革除拜作年表上之史館自時而後

曾鞏譚世勳蔡幼學李燾諸人皆嘗續爲之然表文簡嚴世罕知好故多淪落無傳今纂脩宋史故采紀傳以爲是表其間所書宰輔官職勲間有不同者官制沿革有時而異也然中書位次旣止於參知政事而樞府職序自同知副使而下雖簽書同簽書亦與焉者皆執政也故不得而略焉夫大臣之用舍關於世道之隆污千載而下將使覽者卽表之年觀紀及傳之事此登載之不容於不謹也表之所書雖無褒貶是非於其間然歲月昭於上姓名著於下則不惟其人之賢佞邪正可指而議而當時任用之專否政治之得失皆可得而見矣後之覽者其必有所勸也夫其亦有所戒也夫

宗室世系表

宋太祖太宗魏王之子孫可謂蕃衍盛大矣支子而下各以一字別其昭穆而宗正所掌有牒有籍有錄有圖有譜以敘其系而第其服屬之遠近列其男女婚姻及官爵敘遷而著其功罪生死歲月雖封國之制不可以復古而宗法之嚴恩禮之厚亦可槩見然靖康之變徃徃淪徙死亡於兵難南渡所存十無二三而國之枝葉日以悴矣今因載籍之舊著其原委

作宗室世系表

卷三十

十九

皇朝通志卷之三十一



